

名古屋亞運怎麼了?(三)

源於奧運

名古屋亞運會惡評如潮，外界的投訴主要聚焦於住宿、交通、接待、場地等問題，卻較少提及運動員比賽時的畫面信號。其實，每一場大型運動會或體育賽事背後，都有一班媒體製作團隊負責拍攝及製作直播片段，讓無法親臨現場的運動迷能即時收看。

直播畫面，不僅讓觀眾第一時間掌握賽況，更是直接推動體育發展的重要環節。試想像，如果奧運或世界盃沒有直播，賽事將黯然失色；場內縱有數萬觀眾喝彩，場外卻如另一世界一樣一片鴉雀無聲，連勝負結果、獎牌數目都無從得知。現場直播能讓觀眾更投入、更深入欣賞體育。

既然如此，那為什麼名古屋亞運會有近三分之一賽事沒有直播？即使有直播的項目，大多也從四強賽才開始提供信號，初賽幾乎欠奉。香港觀眾喜愛的武術、劍擊、空手道、網球、單車、壁球等項目，直播更是嚴重不足，這相信與資金成本及預算直接相關。

早在2024年業界已傳出消息，名古屋亞運會的電視賽事直播信號將以投標方式外判，且不會有日本電視台參與，這在亞運歷史上前所未有。過往通常由本土電視台主導，部分項目才外判。2025年約4月招標，只有兩間公司入標：一間是西班牙公司ISB

(International Sports Broadcasting)，以1,700萬美元中標（該公司負責2025年成都第12屆世界運動會製作，具有大型運動會經驗）；另一間則是隸屬中央台的上海傳媒港，即上屆杭州亞運國際信號的製作方。筆者當時估計，ISB以如此低價承接如此大型的亞運製作，幾乎肯定會虧蝕。但由於不清楚他們實際負責43個項目中的多少項，也很難批評定價是否合理。事實上，ISB最終也將全部工作外判給中國製作公司處理。

到2025年9月，上海傳媒港網站公布奪得名古屋亞運會主廣播機構製作權。據悉以3,200萬美元中標，比ISB貴接近一倍。當中的變化原因目前仍未明朗，或許日後會浮現，兩間公司的亞運爭奪戰最終落幕。

然而，在第二次國際廣播商會議上，大會公布有15個項目沒有直播，只提供精華片段。這可能是合約內容本身的規定。此舉對亞洲多個國家及地區的轉播商造成很大打擊：因為這樣的話，若要轉播自己運動員的比賽，電視台只能自行安排拍攝。這無疑會影響日後亞運會電視版權的銷售。雖然合約沒有明確規定每個項目都必須提供直播，但過往主流項目幾乎都有信號。

下一屆2030年卡塔爾多哈亞運，相信會處理得更好。而亞奧理事會在选择主辦城市時，也應認真考慮申辦城市的綜合能力。

百

家

廊

劉志華

當家

小時候，耳邊聽得最多的，是母親那句家常話：「食不窮，着不窮，沒割沒算一世窮。」

天剛朦朧亮，母親就起床生火做飯，收拾屋子。她手裏忙着，嘴裏也不閒着，總念叨些老話。我們賴床不起，她掀開被子便念：「早起三朝當一工，早起三年當一冬。」那時哪裏聽得懂，還嫌她唠叨。

父親常年在外工作，當家的事便全落在母親身上。逢年過節父親回來，她總會把家裏的開銷一說給他聽，父親總說：「家裏有你，我放心。」

可當家哪有這麼簡單。人情客往、一家老小的吃穿日用，裏裏外外都得她一個人操心。母親常嘆氣：「吃開飯的哪知柴米貴！」開春，母親就計劃好了：買兩頭豬崽，等冬天出欄。一頭的錢拿來買穀種、肥料，交孩子們的學費；另一頭的錢，留着過年置辦東西。

「爛衫好着，爛飯好食。」她常這麼說。衣服破了，洗乾淨後，拿出碎布，夜裏在燈下，一針一線補平整，線腳走得又密又勻。掉了一粒飯也撿起來餵雞，說：「糧食不能糟蹋，一粒米要十滴汗換來的。」她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出生的人，挨過凍，經過饑荒，在她眼裏，吃得飽穿得暖，就是最大的幸福。

母親是從苦日子裏熬過來的人，不想讓孩子再過那樣的日子。她起早貪黑，精打細算，一分錢恨不得掰成兩半花。

加上父親有工資，別人家還在聽收音機的時候，我家就有了答錄機，後來單車、黑白電視機也一件件添上了。

鄰居家的大伯公，也是一家之主，腰間總掛着一串沉甸甸的鑰匙。那時候用的是老式鐵皮鎖，鎖身長長的，鐵皮圍成凹字形。鑰匙平直細長，頂端一排齒牙，像把小耙子。他走到哪，鑰匙就叮噠響到哪。穀倉、木櫃、米缸，全由這把鎖守着。

當家人不光要管鑰匙、錢糧和大小決斷，力氣活也樣樣得幹。逢墟日，天不亮就要起來張羅。園裏的菜、園裏的雞鴨，挑到集市上換幾個錢，再稱些油鹽肉食，置辦一家老小要用的東西。擔子去時沉，回來時也沉，一頭挑着地裏的收成，一頭挑着家裏的日子。

那時只看見擔子沉、聽見鑰匙響，哪曉得那頭挑着全家的吃用，而那把鎖，鎖着一家老小的安穩。母親常跟我說：「往後嫁人也要學會當家。」我心想，都新時代了，過日子哪有那麼複雜。

不曾想婚後兜兜轉轉，一不小心，我也當起了家。油罐還未見底，到肉攤時提前留意豬油厚不厚、白不白，省得到了沒油才着急忙慌，挑不到好的。白天上班，晚上溜進各平台翻看，紙巾哪家做活動，洗漱用品哪個牌子實惠。換季了，孩子長個了，秋

衣該換了，老公的外套也穿了幾年了。看材質，比價錢，購物車加了又刪，不知不覺夜已深。

剛結婚那會兒，去菜場，逛了一圈又一圈，看着滿當當的菜攤不知買什麼好。挑自己的，怕家人不愛吃；挑家人的，又不知道他們愛吃什麼。價錢也拿不準。想挑塊肉，心裏更沒底，站在肉攤前東張西望，看哪個部位都眼生，只能硬着頭皮問攤主：「這塊煮湯行不行？那塊能不能炒？」攤主刀一拍，指了指前腿：「這塊嫩，煮湯好。」又拎起一塊五花：「這個炒着香。」

我回了，攤主說今天的肉好又便宜，我信了，多買了些。第一頓還行，後面再吃就不鮮了，凍過的肉炒出來發柴，一股子冰箱味。實在吃不動的，只好倒掉。那天晚上洗碗，水龍頭嘩嘩響着，我盯着垃圾桶裏的肉，忽然想起母親說過的話：「食便宜，食窮人。」

日積月累，哪樣蔬菜嫩、哪塊肉好，一眼就能分辨出來。再到肉攤前，心裏有了數，要哪塊、要多少，都能卡得準。偶爾一個人在外吃飯，一碗牛肉湯配飯，十六塊。心裏一盤算：自己買牛肉回家煮，十五塊錢的肉就能煮一大碗鮮湯，夠兩個人吃。越算越覺得在外吃這一頓不划算。

當家之後總愛這麼算，不知不覺中，我和記憶裏的母親重疊在一起。

聽校長波瀾歲月

方寸不亂

在喧囂的車廂內接到老校長去世的訊息，這一刻的到來，腦袋一片空白，四周彷彿失去了色彩，空間沒有了聲音。回過神來，那是15年前，為老校長整理《吳康民口述歷史——香港政治與愛國教育》和《吳康民人大親歷記》，聽校長述說波瀾歲月的時光，翻江倒海，湧上心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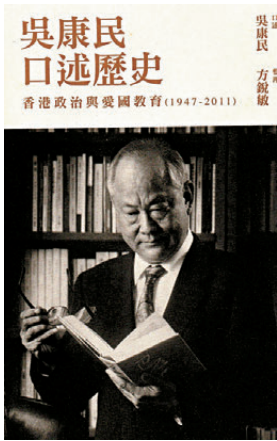
老校長一生寫了許多文字，其中逾三十年經常寫政治評論，出版了逾五十本書；要記敘戰後香港的政治和教育生態，他本來是可以自己寫的，但老校長人到了晚年，社會活動仍然繁忙，每周還要應付幾張報紙的專欄寫作，忙得分身不下。有人認為他應該改用口述方式，但老校長六十多年堅持自行寫作，連學校公文都自己動手，這種固執，就在這一次的「口述歷史」中被打破了。為老校長記錄整理「口述歷史」，賦予我全新的視野格局，能夠在巨人身邊汲取智慧，作為傳媒人，是何其珍貴的學習機會。

與老校長的文字結緣，是在早年香港《文匯報》的副刊版面，老校長的專欄《生活語絲》是版面擔綱，談生活也談政見，愛國元老敢言敢寫，沒有人敢動他的文字，如有需要也只能是「建議」，溝通任務總是落在當時任職編輯的我身上，要轉達「建議」是苦差事，難免戰戰兢兢；想不到德高望重的老校長，習慣尊重報章，從不為難編輯。或許，就在多年溝通中，建立了編寫的信任。

老校長見證了香港在二戰以後的政治歷程，並參加了其中若干的政治活動，「生於憂患」「培僑與我」「左右風潮」「中英角力」「人大生涯」等多個篇章，是何其嚴肅的課題。但我們在整理「口述歷史」的過程，竟然大部分都是在餐桌上進行的，邊吃、邊說、邊記錄，然後在學校辦公室看稿，每一段文字，老校長必親自審閱刪改，如長者拂照，溫暖而坦蕩，作為記錄者，很感恩與老校長有這麼一段聽寫波瀾歲月的時光。

其中「親情所繫」一章，老校長感嘆對子女栽培有所欠缺，孩子們得靠自己的能力成才，他對女兒欠了一份「愛」，對兒子欠了一份「情」，從一個側面，可見老校長一生廉潔自律，高風亮節，令人敬重。

作為培僑人是幸福的，有老校長這棵大樹，每年眾多校友從海外回來為老校長慶祝生日，視為精神傳承，生日歌唱到一百歲，就在培僑八十周年之際，老校長走完璀璨豐盛的百年人生，留下了不朽一頁。願老校長一路走好，精神永存！



●三聯書店《吳康民口述歷史》 作者供圖

遊九寨溝圓夢

七嘴八舌

一直以來有個地方想去，一直沒機會去，就是四川的九寨溝。30幾年前認識的一位電視台攝影師給我看的一批作品——水偏靛青，而沉在水底下的樹身和樹枝清晰可見，這種景象一見難忘，他告訴我那叫九寨溝。那時還未流行回內地旅遊，攝影家才會四出找秘境拍攝。從此去九寨溝看一看是心願，只是去某個地方旅遊都講機緣，時間、遊伴都講配合，現終於有機會與卓越香港文化的朋友伴遊成都及九寨溝。亦因為旅遊才認真地重新了解多些，九寨溝名字是源自園區內九個藏族村寨，分別是樹正寨、則查窪寨、黑角寨、荷葉寨、盤亞寨、亞拉寨、尖盤寨、熱西寨和郭都寨，故得名為「九寨溝」，這九個村藏族村民世代代居住於此，保留着濃厚的藏族傳統風情。

今時今日的九寨溝是火熱的旅遊景區，平均每日接待近4萬遊客，與當年一班攝影家來此拍攝的九寨溝不可同日而言。據他說當年去看景點，山路崎嶇、泥路鬆散，很危險，如今上山馬路可以行巴士，往景點的路徑都是木板棧道，觀景台都平穩得很，景點與景點之間有免費的接駁巴士，山上還有賣土特產的商場，餐廳提供自助餐、快餐，30至98元不等，豐儉由人。九寨溝入口半小時範圍內食店、酒店、民宿不缺，服務旅遊的配套完善，相信他重臨舊地一定很感慨。唯一要改善的是內地部分民眾對排隊的觀念仍不強，明明大家排隊等車，誰料車一到就湧上前，甚至打尖，排隊等同虛設，對乖乖排隊的老實人來講很無語，對外國人來講很破壞形象，因歐美韓國旅客真不少。

若要走完九寨溝每個景點真的一天不夠，一天內只能選精華點，景點主體呈Y字形，由樹正溝、日則溝和則查窪溝三個主要景觀組成。遊客一般都是坐景區巴士上到最高點則查窪溝的長海，再到相距800米最為著名的五彩池。長海是九寨溝中最大的海子，水面寬廣，湖水碧藍，四周被雄偉的山脈環繞，是氣勢磅礴的湖。導遊說九寨溝昔日水源短缺，居民見到這多水的湖就叫海子。

從美感角度看著名的景點要數五彩池和五花海，五彩池之所以出彩是由於水質和礦物質含量不同，在陽光下展現出五彩斑斕的顏色，是九寨溝的標誌性景觀之一。在秋天，周圍的樹葉轉為紅、黃、橙色，與湖水的藍綠色形成鮮明對比，為遊客帶來視覺享受。

五花海是屬於日則溝線的其中一個點，被形容為是九寨溝的驕傲。湖水呈現多種顏色，如鵝黃、藏青、墨綠和寶藍等，隨着季節和光線的變化而改變色彩。在深秋時節，周圍樹木的倒影在湖面上，肉眼看上去形成了一幅絕美的畫卷。難怪大家都到埗即狂拍，不少女生租了藏服衣飾頭飾在擺拍，98元就能找專門攝影師幫你旅拍。九寨溝旅遊業為四川帶來很大收利益。（上）

《不這樣就是死》有錯嗎？

翠袖乾坤

加拿大海地裔作家歐赫利安，他的法語暢銷小說《不這樣就是死》，獲得法國最高龔古爾文學獎後，網上有人指控這部小說「幾乎全部」是由AI寫成。

AI真是那麼了不起的話，歐赫利安可以操縱AI為他成書，比AI更了不起，尤其是小說。小說情節複雜，不是硬思維的創作，小說中一定有人物，人物一定有個性、有感情，歐赫利安怎能夠以他的聰明發掘出AI的智慧，而又憑着AI寫出令文學獎評審人員傾心的巨著？這樣的功力，豈不是科技時代的曠世奇才？他甚至可說是發掘AI深度精神的伯樂，這伯樂是不是更值得頒他一個偏才大獎？歐赫利安終於站出來為自己辯護，他不過借用AI，而不是全用AI。

AI出現之後，大家都在不停討論一個未有結論的問題，就是電腦聰明還是人腦聰明？如果真的那麼容易揭破全部小說來自AI，頭號聰明當然是人腦，AI畢竟只是人類聰明的助手，但不是完美無缺的助手。

可是哪怕不說《不這樣就是死》那

麼大型的巨著，就曾試過問TA（不知AI應該是他還是她）一點與人物有關的小事，自以為是的TA傳來的答案資料豐富得來也令你啼笑皆非。那次問的是一個失蹤多年的人物，TA就是怕說得不够詳盡，傳來光是人物的綽號別名就一大堆，其中還錯到張三李四混成一體。主角的經歷也把張三李四的經歷扯在一起，由此可見AI其實只不過是個喝醉酒的資深資料搜集員，怎可能寫出100%的文藝作品？

若相信歐赫利安的辯白，便是相信他作品中有些元素不過用到海地與加勒比海地區傳統的「鮮活語言」，哪有什麼大問題。他說種族主義者造謠攻擊他，法國格拉塞出版社就需要留意一下針對他旗下作家的「惡意言論」了。



●歐赫利安 作者供圖

尋「香港達德」的育才之路

欣有靈犀

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，有西南聯大在硝煙中守護文化薪火。而在香江之畔，亦有一座短暫卻極其輝煌的理想學府——香港達德學院。

適逢達德創立80周年，香港歷史博物館與廣州農講所紀念館等聯合籌劃，推出了「國家發展成就系列：文化新民——香港達德學院育才之路」展覽。上周，我便隨同香港歷史博物館館長（展覽及研究）張麗君和一級助理館長唐禮兒導賞講解，走進這段波瀾壯闊的歷史歲月。

這項展覽免費向公眾開放，剛踏入展區，便被展區團隊的巧思所打動：前往展廳的過道被設計成一條光影交錯的「時光走廊」，立體展板上鑲嵌着透光的老式窗花，透出達德昔日的珍貴影像。走廊盡頭，展覽門頭重構了當年蔡廷鍇將軍出借的青山「瀧江別墅」（芳園）牌坊與紅樓校舍，彷彿瞬間將人帶回二十世紀四十年代那座充滿朝氣的校園。

展覽設有六大章節，極具沉浸感。在與圖書館合作的特別區域，展館還原了「芳園」紅磚建築特色，並設置木質桌椅，讓觀眾能身臨其境地查閱歷史書籍；耳畔傳來多媒體裝置播放的《達德之歌》，

令人在聽覺上迅速「穿越」時空。最令人動容的是當時學生的課餘生活——陳列櫃裏擺放着從話劇、民歌到電影、小說的文藝清單，還有運動會上少年們意氣風發的合影，展現出極致的意氣與信念。

這座學府匯聚了郭沫若、茅盾、曹禺、黃藥眠等文化巨擘任教。從1946年成立到1949年初被迫停辦，其生命不足3年，直到停辦前夕學院仍在熱情招生。唐禮兒助理館長感嘆：「足見這場結束是多麼倉促與始料不及。」如張麗君館長所言：「達德學院辦學時間雖短暫，育才影響卻深遠，彰顯著當時知識分子與青年學子的赤誠、擔當和信念。」從展覽中得知，當時無數達德學子投身革命與新中國建設，如校友陳展加入政工隊、何銘思在新華社服務，為國家發展奉獻終身。展板上校友林濱的一句話讓我印象深刻：「我們這一代可說艱苦卓絕，又是偉大的時代變遷的歷史見證者。」可見當時的學生早已將個人與家國命運緊密相連。

「智、仁、勇三者，天下之達德也。」達德學院的校名便源於此。展覽將持續至明年2月中旬，大家不妨抽空前來走走，在紅磚光影間體悟這份休戚與共的家國情懷，從歷史中汲取前行的力量。

那一園被拔掉的葵菜

琴台客聚

前些日與一位在某單位任要職、一向自律謹行的老友小坐閒談。茶過三巡，聊起當下世道與為官初心，我忽而想起春秋時期魯國國相公儀休「拔葵去織」的舊事，便講給老友聽。

公儀休身居相位，手握權柄、坐擁厚祿，本已衣食無憂。一日歸家用餐，吃到自家庭院栽種的葵菜，鮮嫩可口，他卻放下筷子，面色凝重。飯後，他徑直走入菜園，彎腰將滿園青菜盡數拔除，一株不留。回到家中，又見妻子坐於織機前穿梭引線，他沉默片刻，毅然上前毀掉織機。家人驚愕，旁人更是滿心不解：自家種菜織布，不過尋常居家消遣，何至於此？

公儀休只答了一句：「吾已食祿，又奪國夫紅女利乎？」——我已領取俸祿，有安穩生計，怎可再憑自身境遇，搶佔農夫織婦賴以餬口的微薄營生？

我最初讀到這段舊事，只覺得這位古人過於較真。前些年自己也成了線上買菜大軍中

的一員，才慢慢品出其中的滋味。很長一段時間裏，我都貪圖方便，也因便宜，總在手機上動動手指，菜就送到了家門口。搬到新屋住了兩年多，依舊在網上買菜，偶爾去一趟離家不遠的超市，竟不知附近就有一個菜市場。直到有一天，小區門口擺攤的菜販跟我嘆氣，說生意越來越難做，年輕人都上網買菜了，他打算收攤回老家。我這才驚覺，我下的每一單，擠佔的都是像他這樣的小攤販的生計。

自那以後，我便捨近求遠，改去菜市場買菜。菜市場裏的青菜新鮮水靈，多是時令菜，攤主們凌晨三四點便去批發市場進貨，還有些是自家菜園裏種的，比起網購「開盲盒」，菜攤上一捆捆碼得整齊齊齊、眼見為實的更令人放心。在小攤前討價還價，去些零頭，攤主再搭幾根蔥蒜，那一點你來我往的人情味，是任何線上平台都給不了的。我這一退，退得心安。

想到公儀休拔葵的那一日，他站在菜園裏，看着滿地的葵菜，大約也是這般心境